不得稱世子況不請命可以為諸侯乎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道終於他國無所受之可知先儒謂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然朱子則以不書即位者非聖人繼其即位自是魯君不行即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如此則莊公不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為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然以此示訓可也其實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三公不書即位皆以煢然在疚之人而與於嘉事未見其創鉅痛

人綱目于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氏蓋稱姜氏則疑于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況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義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乎 啖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令書孫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祭時感母不預故錄之亦非也

臣之曰遷某移入封内以為附庸也宋人遷宿之類今按趙氏曰徙

而臣之曰遷某如宋人遷宿之類然則遷邑義亦同

此杜預謂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自古遷滅人國

邑未有棄其人但取空地者盟向之民不肯從鄭主

遷其人于郱此王自遷也若齊取紀邑肯如是乎

杜氏曰郱在東莞臨朐縣南郚在朱虚縣東而北海

都昌縣西有訾城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故書責之　趙氏曰此乃紀侯之命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乃旦反厲公在櫟故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于齊不共戴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范氏曰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　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者内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爲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子由謂鄭伯子儀也胡康侯謂鄭伯實厲公非子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戕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惡其詐也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此也

秋七月

也遯也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

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命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

詳見隱二年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穀梁傳遷亡詞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杜氏曰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

文異于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正反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南

則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書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楚滅頓以頓子牂歸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奔所以不名者位或未絕也以歸者則位必絕矣

今按滅國之義啖氏詳盡桓文皆有反國而討不見禮之事蓋其既霸之後人為之傳會入而諸侯皆賀亦未應有此

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舉敗彼足知戰）此說是也　又曰左氏云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此說為外戰例則可通如

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杜曰公使弔之故書公穀非公羊曰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外災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杜氏曰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按親迎常事得禮不書則不書齊侯逆實非以不見公矣前築王姬之館于外不見齊侯為在喪也今使實齊侯來迎無容不見　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耳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至是紀侯方卒故叔姬歸于酅歸者順詞酅者宗廟所在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不歸于魯者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虧婦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之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胡傳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戴以爲盟主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　按此與晉文公初伯書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文意正同齊晉之稱爵皆始伯之辭非與之也桓之始事左氏不詳而詳具國語管子如作

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世家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邰氏以為取魯之邑〔見上〕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刦也〔皆載曹沫刦盟反侵地事〕以愚論之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邑不言伐故知附庸也〕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為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邰氏之說

按外傳載桓公之言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然則反諸侯之侵地乃桓公之素志定

郕即小邾齊為宋伐故宋序齊上

鄭人侵宋

左傳諸侯為宋伐郕鄭人間之而侵宋　杜氏曰鄭附庸屬宋而叛故為之伐宋主兵故序齊上　按鄭不誠服齊背二鄄之會而侵宋桓公若能聲罪寘奪之罪而廢之擇立莊公之子原繫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豈不為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二鄄之會既列諸同好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詞其義淺矣

强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郳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　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趙氏以儀父與克為二人見隱六年

附録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按

例當稱行人　李廉曰鄭詹左氏說是公穀皆以詹
為佞人此無據之言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公作瀸
左傳遂因氏頜烏納反又苦答反氏工婁氏須遂氏四族遂之强宗
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杜氏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
逃以賤之

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秋有蜮蜮又作蜮音或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一有一亡言不常也故書曰有含沙射人此物生揚粤乃魯之所無而今有之故曰有上十七年麋魯之常獸是歲偏多若螟螽之類則在所生之又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故不言有不言多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蜮音特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附錄左傳初王姚莊王之妾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周大夫為之師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不克出奔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 公作省）

杜氏曰赦有罪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何休謂子卯日爲省日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按赦古有之原小過耳大眚亦肆則有罪皆赦矣書譏惠奸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濫謚不應實爰及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

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程子曰
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一年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趙氏曰凡公行及告廟
則書公羊云桓會不致有何義乎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按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葢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實因以聚人而為觀游也如後世里社賽祭陳百戲之意故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為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耳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　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按戎而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不言逆逆者非卿書歸者以别於大夫之自逆者也自逆者若莒慶齊高固是也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内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　羈出赤歸

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粤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莊公庶子時年八歲）又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

左傳狄人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女一反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朱子曰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謂召陵之師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